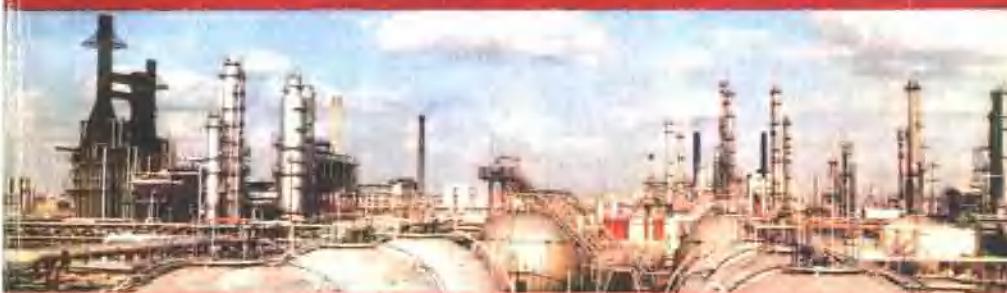


崛起的杭州湾

JUEQIDEHANGZHOUW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JU
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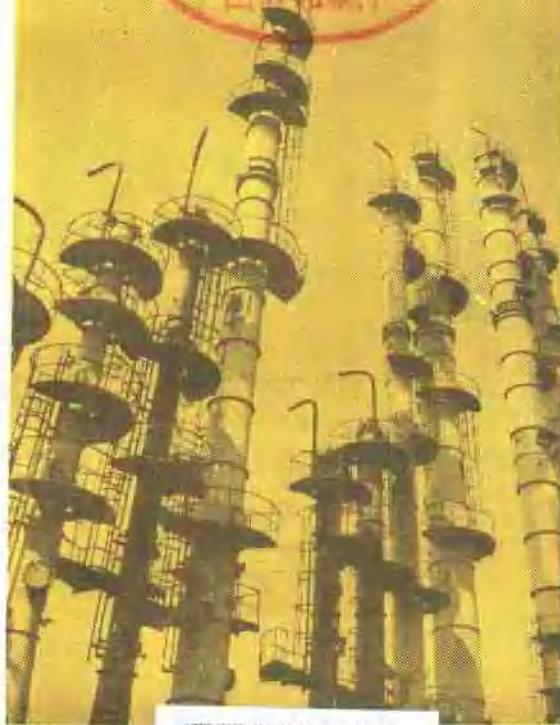
崛起的杭州湾

舟山市图书馆藏

JUQI CHONGZHENG HANGZHOU BAY

舟山市图书馆藏

图书角藏书



10018947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朱展程

崛起的杭州湾

共青团上海市委委员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吴县利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33,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600 册

书号：10078·3861 定价：1.90 元

序

范希平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我国文坛以前所未有的温情和宽容，张臂迎接每一颗在沃土中孕育的文学种子。《崛起的杭州湾》正是在这样的丽日和风下破土而出的。

其时，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以艰难而又沉稳的步履迈入第二年。新体制诞生前夜的种种“阵痛”，促使人们透视大量经济现象背后的非经济的制约因素，把思虑的目光投向人的现代化问题。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所必然选择的路途。文学作为人学，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为走向现代化的人们提供新的审美价值的使命。因此，处在改革、开放这个欢乐与痛苦并存、希望和焦灼共生时代的人们，热切期望已经是繁花硕果的文学园地，能够吐露更多给人们以美感与希望的春意，能够对奋然前行中的人们有更多的震撼和鼓舞。这不曾是一种呼喚。与人民共命运的作家是很难拒绝或者避而不闻这种呼喚的。

被良好的创作气氛感染而又敏锐地注视现实生活变化的青年作家，作者们也在思索：如何为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劳动与创造的自由，提供一点可资鉴赏的反思和探求？他们是生活的被呼喚者，他们又渴望用对时代呼喚的

应答，对人们创造精神的昂扬和崭新思想观念的崛起，作一次也许是轻微的却充满真诚的呼唤。

在杭州湾畔一条面向大海的堤岸上，本书的一位作者曾告诉我，“这里的每一次潮汐回声都在呼唤作家的灵感”。确实，就在这有序的潮汐涨落之中，历史悄悄地演进，而这种演进变化，透露出诱人的特殊魅力。几十年前，海盗般的侵略者曾在这里的海滩登陆，把耻辱硬加给我们民族；而今天，一座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也部份引进了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傲然惊海而起。在向大海争来的土地上，一个工业、商业、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并旺的现代化城区已渐成雏型，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一切，都激发作家们透过不寻常的自然变迁，窥视更为不寻常的生活内涵。

本书的作者，有不少已是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拥有众多的读者，有的作品已经结集出版，有的被译成外文对外发行。他们同那些崭露峥嵘的青年作者们一样，把这次在石化城的集体创作，看作是知识和阅历的一次“充电”，一次和现代化大生产这种使人产生力量和震撼的生活的“拥抱”。有人暂时中断了手中的写作计划，有的摆脱了冗复的编辑业务，有的谢绝了繁多的社交应酬，结伴踏上了这块神奇的土地。十几天的采访，要忠实地记录下创业者们十几年辛劳的足迹，确非易事。但是，拥抱生活的热情，对创业业绩的景仰，加上高涨的创作欲望，使他们获得了成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集子，以浓郁的感情，斑斓的色彩，跌宕多姿的场面，多层次的视角，把在这里发生过的令人激动的故事记录下来，赢得了建设者的认同。当我翻读这一篇篇来自杭州湾的报告时，竟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位位作

者(他们也是我的朋友)穿行在林立的塔罐下，奔波于家属宿舍紧张采访，伏案写作的情景。我深信，这里奉献的是他们的敬业、心血与诚实。

现代化在杭州湾崛起，是千万个渴望现代化的建设者们的创造。他们是崛起的杭州湾的主人。令人喜悦的是，本书的作者并没有让他们掉入通常的工业题材难以摆脱的窠臼，而是将笔触更多地深入到建设者们的心灵，写出正是他们赋予那一大片森林般塔罐以生命，写出劳动者变化、革新的心态和丰富的情愫，写出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接受现代化冲击和洗刷的种种喜哀悲欢，写出改革和开放是怎样呼唤着新国民精神的崛起，从而在一代新型创业者身上折射出这个时代的光彩。这是作者们的成功，这也是他们的不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集子的审美价值，正在于这种对创造不凡业绩的平凡劳动者人格力量的发现和弘构。举步维艰的改革事业，不也正疾呼着它吗？

近年来，“都市文学”渐露繁荣。方兴未艾的改革深入到了城市这个经济、文化、政治的汇聚点，呈现出更为多样、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生活现象，人们的心理面临着重新和全面的锻造，需要文学通过审美途径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帮助劳动者实现进一步的精神解放，这些都提供了都市文学萌发繁荣的契机。本书也尝试着做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感谢石化总厂的领导和建设者们，他们热忱扶持了这一由上海青年文学艺术联谊会和文艺出版社组织的采访、创作活动。这和他们曾积极促成上海许多艺术团体与石化城签约进行“艺术开发”一样，体现出新型建设者的远瞩和胸襟。于斯，不难想象杭州湾的崛起之雄厚的基础了。

这本集子出版之时，恰逢石化城创业的第十五个年头。能够

以此书作为向广大建设者祝捷致敬的礼物，这是作者、编者们的殊荣。

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

目 录

序.....	范希平(1)
崛起的杭州湾	刘征泰(1)
黎明的通知	孙 颀(25)
创业者的丰碑	刘观德(36)
心和祖国一起跳动	陈先法(61)
人生启示录：“同步”哲理	江 迅(85)
潮汐的回声	陆幸生(99)
靠智力开发起飞	吴复民(114)
金山十日记	刘绪源(137)
他们的笑声在世界回荡	赵丽宏(158)
一首英雄的歌	彭瑞高(174)
这里的黎明是一架钢琴	汪天云(192)
老骥伏枥 幸甚至哉	缪士 魏威(211)
面对着薄弱环节	唐代凌(225)
开拓者	范垦程 唐复保(243)
“中锋”在黎明前死去	张重光(257)
海浪涌	肖关鸿 全小林(271)
由树养育出来的叶子	陈丹燕(287)
这里有一座新型的城市	王小鹰 顾定海(300)
在金山的日子里	张贺琴(314)

崛起的杭州湾

刘征泰

他们是属于历史的
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题记

离开金山卫已经十多天了，我的身边仿佛还轰响着杭州湾那日夜不息的涛声。每当我伫立窗前，遥望南天，蒸蒸云霞里就会出现一个英俊伟岸的工业骄子，一个有如朝阳般鲜亮的海滨新城。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即将走完它十五年的光辉里程。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伟大构成于无数的细小，创造奇迹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人，是千千万万自觉的、为中华腾飞而奋勇拼搏的人们。

他们的业绩，当用如椽大笔写上共和国的工业成长史；

他们的名字，何须勒石，自有大海作证。

我和我的朋友——来总厂深入生活的一群年轻人，愿意为他们歌唱！

—

一九一九年。早春。

欧战的炮声方始沉寂。

这场有史以来空前的浩劫，毁灭了无数的城市和村庄，夺走了一千万人的生命。

大战降下了帷幕，世界并没有停止动荡。

在巴黎，列强们分赃不均的争吵甚嚣尘上；在苏俄，赤色政权艰苦地抗击着外国的干涉，抗击着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匪帮；在南亚次大陆，一场导致数百万人暴死的大流感席卷印度各地；而在中国，则是军阀混战，白骨盈野，到处是饥饿与贫穷……

战争、和平。压迫、反抗。世界大战是结束了，人类的痛苦却远远未有尽头。虽然新世纪已经透出一线曙光，但几乎整个星球仍然被黑暗所统治。还有多少人在黑暗中颠踬着、摸索着、苦苦找寻他们的人间天国。

一个寒风扑面、冷雨飘飞的深夜。梧桐树在风雨中瑟缩。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一幢临街的小楼里，还亮着一盏灯。灯下坐着一位瘦小清癯的革命者。他时而伏案疾书，时而握笔沉思。他，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先生。

半年前，由于西南军阀的逼迫，他辞去了大元帅的职务。“护法运动”失败了。失望之余，他从广州来到上海，闭门谢客，发愤著书，继续撰写那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建国方略》。他要振兴中华的理想，描绘在实业发展的蓝图上。他准备兴办工厂，开发矿山，灌溉沙漠，移民边省……而面对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大国，当务之急莫过于设商港，通海外。

沿着中国东部那条新月形弧线的海岸，孙中山要建立三大

世界港。北方大港，建在渤海滩，南方大港，建在珠江口，而维系工业巨埠上海乃至扬子江流域的那个举足轻重的东方大港，就选择在弧线中部的杭州湾。

杭州湾，这个几乎使人们遗忘的海湾！先生奔走南北，经常掠过她的身旁。她那忧郁苍凉的自然风光，悠久丰富的人文历史，每每拨动先生的心弦。海岸是古老的，凝重徐缓，泥涂是坦荡的，象一望无垠的银灰色的绸缎。有时，海边也会耸起一脉青翠的山冈，山冈背后，延伸着荒草萋萋的原野。海中，岛影绰绰，最有名的是大金山、小金山。

早在新石器时期，杭州湾一带就居住着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海滩上，出土过他们使用的石斧和石锛。相传，周康王姬钊曾经东巡至此，好大喜功的秦始皇亦曾冠盖南来。东晋时，海湾北岸已有驻军，到了唐代，始筑城垣。明洪武间，倭患频仍，乃在金山岛对面的海岸上建立金山卫。从此，这里牙旗招展，鼓角与闻，成了戍守森严的海防重镇。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清政府的颟顸腐朽，防务渐弛，兵匪交织，沿海人民纷纷内迁，杭州湾才趋于岑寂、冷落……

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建港海湾。

从地图上看，她西接钱塘江，东通太平洋，又处在沪、杭、甬富饶三角地区的中心位置。海湾平均水深十二至十四米，可泊万吨轮，腹地辽阔；筑铁路可连津浦线，开水路可达大运河和扬子江。东方大港若设于此处，对国家的经济起飞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先生甚至断言，因大港的兴建，杭州湾将“崛起于极短时间之中”；而东方大港，则一定能变成举世瞩目的“东方纽约”！

小楼灯光下，孙中山先生沉浸在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可是，他未曾想到，世界大战带来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繁荣，只不过是昙

花一现。不翻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任何美好的愿望，任何“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的宏伟计划，都将化作空文一纸。

孙中山离开了人间。板荡的中国大地，依旧是战乱、战乱、战乱！杭州湾，还是那样荒凉孤苦。春去秋来，惟有大海的泪水，拍打着沉默的礁石……

六十多年过去了。历史，推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如今，在当年孙先生梦绕魂牵的海湾北岸，一个现代化工业的佼佼者，早已拔地而起。它便是我国最大的化纤基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因为有了它，杭州湾的百里海岸顿时生气勃勃、金光灿烂！

这是一个理想的继续，一个伟大的诞生。而要叙述有关它的一切，必须回溯到动乱的七十年代初叶。

二

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主席毛泽东的专列正紧急驶往北京。沪宁、津浦、京津沿线，一路绿灯！

在车轮与钢轨撞击产生的剧烈晃动中，这位七十八岁的执政党领袖靠在软席沙发上，从容、镇定，一如往常。

然而，他的心中却是阴云密布。

在庐山，有人向他发难。他震惊了，他震怒了，他举起了铁一样坚强的巨掌。可是，被击碎的难道就没有他自己的感情么？

他希望对方能够理智、克制、吸取教训。

但在这次视察南方的旅途中，他发觉了不少蛛丝马迹。一个阴谋，一个黑色的陷阱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改变行程，突然发车从上海直返北京。此刻，列车过了黄河，看来，危险已经远去……

他感到有些疲惫了。五年，是的，自从他发动这场国际共运史上没有先例的斗争以来，整整五年过去了。他原指望通过斗争反修防修，消除隐患。没想到五年大乱后，付出了那样的代价，更可怕的敌人还在自己身旁！而人民呢？人民生活得怎样了？难道真象说的那么美好吗？

所以，当前几天一位列车员抱怨“的确良”衣服买不到时，他沉默了。列车员又说：“国家何不多生产一些化纤产品呢？”

八亿人民穿衣难呵！

革命，仅仅是为了打倒敌人么？

主席没有说话。他的眼里噙着泪。

回京后，他一定要找周总理。

就在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凌晨，一架英制的三叉戟客机坠落在温都尔汗荒原——震动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在沉着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过程中，主席未曾忘记列车上的那件事。

周总理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想法。他知道，我们国家的棉产量老是徘徊在四千五百万担上下。提高单产是不容易的，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势必又要夺走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土地，而我们的可耕地又相当有限。化纤工业的原料是石油。我国不缺油。一吨化纤几乎可当一吨棉花，而在耐用方面，则是棉织品的好多倍。同时，生产一吨化纤，还可得到十几吨优质的化肥。难怪乎自从美国一马当先搞起石油化工后，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立即拼命追赶。化学，真是个神秘的魔术师啊！

在这个工业领域里，国外显然遥遥领先。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凡是先进的，于国计民生有利的，都可以拿来，都应当学习。尽管当时我们国家被极“左”思潮淹没着，周恩来总理还是坚持下达了指令，让有关部门派员考察日本和西欧。

这是一个将载入中国化工史册的英明决策。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关心、指导过这项事业的领导同志，无论以后历史将怎样评价他们，无论他们是健在还是长眠九泉，人民都不会把他们忘怀。

国务院坚定的齿轮运转起来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份由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会署的国家计委的请示报告被送至周办。总理提起笔，郑重批示：

拟同意。即呈主席……

毛主席划了圈。划圈的还有叶剑英同志。

文件退李先念处。这位曾经带领红军血战祁连山下的白发如霜的副总理激动地在文件上批写道：

送登奎、国锋、秋里、之光、相国同志阅，并退秋里同志存。

先念

1972年2月7日

一个工业的纪念碑，就这样奠基了。

二月八日，由轻工部、燃化部、外贸部联合组成的合成纤维考察小组飞往西欧。

三月八日，另一个小组在东京机场降落。

西欧这个组，先后去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八十多天内，共参观了四十八个工厂，三个研究所，并同八个石油化工、合成纤维集团以及十家工程设计公司进行广泛的接触。

西欧三国都是世界石化工业大国。其实，它们起步并不算早。英、意二国是五十年代初开始发展的，法国更晚，五十年代末才从煤化工转向石油化工。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因政府重视，发展极快。法国最迅速。一九六〇年其炼油能力仅四千万吨，十余年后，已达一亿两千万吨，赶上英、意。这三个国家年产乙烯（由石油中提取的主要的化纤原料，通常是石化生产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共四百多万吨，每个国家都有三到五个基地。如英国帝国化学公司的韦尔登基地，拥有四个分厂，年产乙烯达六十五万吨。

赴日考察组访问了东京、大阪、名古屋、冈山、新泻、千叶、鹿岛等十数个城市，参观了三菱油化、三井油化、住友化学工业、旭化成工业等十余个公司，详细了解了日本石油化工起飞的历程。日本人看准世界石化工业的大趋势，步子更大，成果更显著。它的乙烯产量超过欧洲三国的总和，正在向老牌的美国挑战。

四个国家都是后起之秀。它们一个共同点是广泛、互相引进最新技术，全面综合利用，并加以改进，形成自己的特长，反过来可以出口。

看来，我国石化工业也应走这条路。

关键，在于引进当代最新的设备和技术，直接走弦，避免走弓。

经过慎重、全面的选择和研究，国家决定用几亿美元从日本和法国进口四套化纤、塑料新技术成套设备，分别设厂于辽宁、天津、四川和上海。其中上海的一套，除一个装置后由西德进口外，其余八个装置（轻柴油裂解和分离、丙烯腈、废液处理、聚乙稀醇、乙醛、高压聚乙烯、芳烃抽提、聚脂）皆为日本国三菱、三井等公司所提供。用这套设备，可年产化纤 10.2 万吨（腈纶 4.7 万吨，维纶 3.3 万吨，涤纶 2.2 万吨），塑料 6 万吨，苯 1.8 万吨。这

些化纤，可织成纺织品二十多亿尺（全国人民每人每年可摊到两丈多），可代替二百多万担棉花——超过上海十郊区的年产量。年产值达十四至十五亿元。在正常情况下，五年即可收回全部的投资。

中国四个化纤新基地将一举解决八亿人民的穿衣问题，将标志着石化工业的伟大腾飞。

全国人民在等待。

全世界在注目。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上海石油化总厂筹备指挥部成立。

这是一个溽热的梅雨季节。

这天，靠近上海外滩的福州路十九号大院里，走进三个人。其中一个，手捏铜钥匙，走在最前面。

大院一角，有几间“革命造反队”废弃不用的暗屋，里面蛛网密织，鼠屎满地。这就是未来的石油化工总厂的摇篮。

那人走到刷满标语的上了锈的铁门边，稍稍站立了片刻，然后，把钥匙用力塞进锁孔。

沉重的大门被推开了。

开门的人，名叫龚兆源。

三

我决定采访龚兆源。

他可是一个上海工业界的名人！石化总厂四万八千名职工中，几乎无人不知晓他。他是金山工程的指挥者，又担任过总厂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后来，市里调他去当经委主任，但人们还是亲切地唤他“龚指挥”，“龚总”，“龚师傅”。

他行踪不定，奔走于市区和金山。有时，周末在市里开完

会，也不和家里人打个照面，立即驱车直下石化厂，这样，星期天往往又变成了工作日。

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胆气大，玩命干。

找他挺难。为写这篇报告，我在下榻的金山宾馆给他挂了不下十个电话。某夜十一点半，耳机里终于传来一个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

“唔，我就是。……欢迎你来。不过，我主张少写领导干部，尤其不愿意写我本人。你应该到基层去走一走！”

我说，我们这次有分工，我主要写总厂最初的历史，以及几位资格最老的开拓者、领导者。

耳机里静默了几秒钟。“那好，我给你推荐两位同志。一个是金山工程的开路先锋，一个是石化厂的主要设计人。”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徐以俊和刘履祥。

龚兆源告诉我，他们就是当年同他一起走进福州路十九号的那两位干部。

我先找到了刘履祥。

办公室，静静悄悄。屋子里光线明亮，安放着倾斜、宽大的描图桌。墙上，挂有石化总厂的彩绘全景地图，就象一幅斑斓的壁画。

他，斯斯文文。摊开过去的工作记录，还搬出一卷卷晒蓝的杭州湾水深对比图和海塘变迁图。五万分之一。图上满是阿拉伯数字，还有一道道深奥的黄线和红线。

秀琅眼镜灰衬衫，一口南方官话，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怎么也想象不出，就是他，赤脚草帽，当年第一个踏上杭州湾的泥泞海滩！

那时，他只有三十六岁，还是青壮年。而今，他已霜鬓微染，成了副总工程师，还评上了市里的劳动模范。